芝園外集

芝園外集卷之八

說林八

昭諭林

畏途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出爲欲全其生也今夫麗容澤體衽席之畏途能殺人甘口潤喉醪醴之畏途能殺人丘金積玉貨財之畏途能殺人逸驚長驅輿馬之畏途能殺人便佞善柔交游之畏途能殺人薄功厚享祿食之畏途能殺人乘高據危官爵之畏途能殺人高談哆議口舌之畏途能殺人辨駁剌譏文章之畏途

能殺人宴安酖毒居處之畏途能殺人知戒其一而不知戒其十知盛卒徒之防而不知嚴心志之防往往隕身喪家而莫之或戒也可謂智乎

吳王闔廬晝卧章華之臺而夢召太宰嚭占之以為吉召公孫聖占之以為不吉吳王怨聖言不祥使力士以鐵杖擊殺之遂用嚭言起兵伐齊伐晉兵敗棲于秦望之山越兵圍之數其殺子胥公孫聖之罪也逼令自殺吳王曰聞命矣以三寸之帛冥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慙見子胥公孫聖遂伏劍而死管仲將卒齊桓公問以後事戒公之勿[illegible]

豎刁易牙常之臣與公子開方也公既逐而復用之公有病易牙豎刁常之臣相與作亂塞宮門絕公飲食開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公慨然歎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夫公孫聖明於術而太宰嚭不明於術者也子胥之言中理而嚭之言不中於理者也吳王雖昏豈其不知辨此哉而乃甘諛佞之餌讎忠直之言以千乘之富貴霸主之威烈而餓不得食𦵔蒭荒野宮殿爲沼而數百年之宗祀一旦殄滅王而無死嚭之肉庸足食乎

若齊桓之於管仲知之既深信之既篤合諸侯而霸天下既有明徵矣臨終之言非不察也亦非不用也乃不勝口體之欲反豺狼而任之卒之不食而死蟲流出於戶三月而不得葬聖人之思蒙袂之悔亦何益哉是故知賢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信信而不能終見不賢而不能去去而不能遠未有不殃身而敗國者也

為善者不必得福而得福其常也為惡者不必得禍而得禍其常也是故忠信可行於蠻貊而況不為蠻貊者乎至誠可感豚魚而況不為豚魚者乎

昔慶封爲亂於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已而慶封入吳虜之朱方諸侯以爲討竟滅族焉是故陽虎去魯而不容于邊邑商鞅去秦而不容于衛國是皆慶封之類也

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猶弓矢之於射前者則後者之質的也故先涉者溺後者必改表而涉先行者躓後者必擇地而蹈敗車在前後者必更其轍敗舟在前後者必回其柁此愚智之所同

也今夫亂國之事治國之所鑒也毀家之事成家之所鑒也喪身之事保身之所鑒也知鑒於彼而不知鑒於此也可不謂大惑與

德猶樹也福猶蔭也有長尺之樹則有廣咫之蔭有一園之樹則有尋丈之蔭有十園之樹則有廣畝之蔭故德加十人則兼十人之福也德加百人則兼百人之福也德加千萬人則兼千萬人之福也有不然者則天之未定者耳今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罝雖有鈎箴芒鉅微綸芳餌加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　射者捍烏號

之弓彎綦衛之箭重以羿逢蒙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也是故具大者發大具小者獲小理之常也

人情莫不畏患而不知所以備患患之所由生也莫之有端也患未生也而圖之雖中人猶能致其力患已至也而救之雖聖智莫能運其籌自古及今其已事可睹也是故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褰裳而越也及乎灧瞿塘下洞庭鶩石城經丹徒洪波浴日巨浸舂天雖起三軍之衆弗能禦也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之可蔑也及其筋骨之已

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背負青天膺摩赤霄翱翔乎忽荒之上彷彿乎虹霓之間雖有勁弩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是故君子為善若恐不及備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無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

遠害者當於未形而不當於已形無害而弭之此猶不病而不藥者也有害而後弭此猶以毒藥愈病者也昔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為之戰得免而反語其子曰汝

對止吾爲俠今有難果賴以免身而謀我不可用也夫知所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謂明於利害之術可乎是故綢繆牖戶當於陰雨之未施戒備衣袽當於舟航之未漏爲聖人之所以防患而不爲楚人之所以免患則善矣

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故君子之爲善也不能使福必來其不爲非也不能使禍必不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昔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所自致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彼賣嬰失勢取

禍於杌根賈誼長沙傳生於鵩鳥其亦異乎孫叔敖之爲矣

井之洌也争飲之其垢也人棄之花之鮮也争翫之其悴也人厭之紵之弊也不如布絲之汙也不如麻文冕之荒也不如縞冠繡裳之黥也不如褐服膾炙之腐也不如畦蔬秬鬯之臭也不如村酤是以君子貴於日新也

今有美宮室於此上漏而下濕則人居之乎曰不居也有美衣服於此垢膩漬其膺背則人服之乎曰不服也有美飲食於此塵埃汙其中則人食之

乎曰不食也故君子之修身也非致美之為貴而無瑕之為貴苟有瑕也雖見用於時猶以為幸也苟無瑕也雖不見用於時不以為不幸也干城之將以二卵而見棄西子之好以不潔而掩鼻是以君子慎之

甚哉酷吏為禍之烈也滑賊任威鷹攫虎噬腹心爪牙皆豪敢猜禍之徒也舞文巧詆張彌天之網厲剌骨之錐諸所誅連大抵皆糜爛于獄而豪姓巨宗槩罹族滅流血徧路積胔成丘有人心者忍宣諸齒頰哉然太史公傳酷吏凡十人而郅都漸

首寗成髡鉗趙由與義縱棄市減宣與張湯自殺
尹齊亡尸溫舒五族惟趙禹杜周得以壽終亦云
幸矣夫此數子者固暴桀之魁也然翦惡蘇良豈
其大悖於人情哉而爲是無底之眚則以逢君惡
而徼寵祿耳卒之身首異處而滅姓覆宗萬世以
爲口實亦何利而爲之乎嘗聞鄉長老言昔有令
慈邑者以擊斷驚武爲任初至學宮欲自見其威
嚴輙語諸生曰若亦聞有所謂破家縣令者乎諸
生拱手對曰某等盡業毛詩常誦豈弟君子民之
父母不聞有所謂破家令也其人語塞於乎今之

為酷吏者多矣惜無有以太史公之言相告者也
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
姓為芻狗夫天地聖人非不仁也而芻狗萬物芻
狗百姓則老氏之不仁也天不能不殺物而意常
在於生物聖人不能不殺人而意常在於生人故
生者不德而死者不怨其不仁者或以政事殺人
或以刑罰殺人或以口舌殺人或以兵革殺人豈
特芻狗視之而已哉然天道好還禍人者乃其所
以自禍耳其尤著者白起坑趙卒而賜死於杜郵
項羽坑秦卒而刎首於烏江李廣殺降而終身不

侯虞詡殺降而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豈非大戒乎

會稽長干之麓有神叢焉巫祝托以興妖里民信之鳩土木以構祠香火日盛有惡少年不信也一夕被酒入廟肆言詆詈群巫駭愕不知所為聚而謀曰吾儕衣食於此一旦為此子所敗遠邇相傳則吾事去矣迨夜共詣少年而乞憐曰吾之情狀無以逃明鑑倘賜閟祕因成吾事當以錢十萬為謝將來所得與若共之矣少年喜因教之曰汝質明復入廟詈罵如前凡神前酒肴盡飲啖之斯須

則僞爲受械祈哀之狀庶全吾事今先賂汝以其半少年諾而受錢翌日至廟袒裼徉狂極口醜詆不可聽聞廟傍民大驚觀者踵至時方祭賽羅列少年直抵神前取其酒盡飲之肴饌無少遺旋俯躬如受縶者扣頭謝過忽口湧黑血九竅皆流即仆地死里人益神之喧傳旁郡祈禳者雲集廟貌增繕極嚴巫所得不可勝計越數月其黨分財不平詣郡首告乃巫置毒酒中以殺少年捕治引伏魁坐死餘配隸諸郡靈響遂息玄真子曰甚矣鬼神之事難明也大都緇黄之流假幻妄以惑愚民

而獵其貲貨陽以欺人陰以自晒也豈獨長干之
祠為然哉不然則西門豹之投巫郭元振之殛烏
將軍何以不及於禍乎
丞相履齋吳潛之安置循州也賈似道以私憾之
故除承節郎劉宗申知循州屬以黄祖之事宗申
至郡窘辱慘毒履齋寓於貢院乃置毒井中隨行
吏卒飲其水者以次病死而履齋終不得免時賈
似道在朝有術者言于章不利姓鄭之人以故仕
籍鄭姓者率困抑之武學生鄭虎臣登科輒以罪
配之後遇赦得還似道鄂州喪師廟堂欲置之死

遂求其素所深仇者為押送官虎臣請行一路共折備至求死不得至漳州木綿庵病泄下甚篤踞虎臣欲絕虎臣知其服腦子求死乃曰汝欲得好死乎遂以足連蹴之而殂其時趙介如守漳賈門下客也經紀棺斂為文以祭曰嗚呼履齋死循死于宗申先生死閩死于虎臣此外別無一詞玄眞子曰權勢之地其可畏已哉君子以之樹德小人以之樹怨樹德者非欲人之德之也引賢黼俊以共熙帝載猶之良木聚衆匠以成室大駔集群賈以成市也小人則不然惡其在上也而傾之惡其

軋己也而陷之日尋干戈以去其所忌辟之豺狼蜂蠆無日不噬而螫也然天道好還報應不爽于謂厓州之事亦既顯矣而似道之禍尤為烈焉豈非奸臣之炯戒哉

李生居臨安餘杭門外貨殖無事醫藥家畜二婢以職修製日賣養脾九于市揭巨榜於前曰有不用丁香木香者天譴之生一旦醉酒溺死于河其家未之知也數日求而得之屍已潰腐不可浴斂俗以歸屍為不祥遂稾瘞于叢塚之間立牌識之曰行藥李郎中之墓李生故使口或題於牌後曰賣

葬李郎中昂藏辯不窮一朝天賜死溺死運河東
蓋刺譏之也未幾家計蕭然其妻斥遣二婢尋竄
所居携二子以事人或謂其妻曰爾夫以藥濟人
天當佑之何報之反酷耶他日後夫醉之酒而扣
之妻云向所遣二婢先夫專委之修合一名木香
一名丁香其實不用二藥也天之降罰理宜有之
豈得謂之不幸乎
臨安陳宫幹家饒貲財偶納一婢殊不爲意一日
澡浴令之拭背頗不順適主乃返顧則見其以一
手抆淚慘如也疑而屏之浴罷與妻語其狀妻呼

之不至尋至後閣扣焉曰得無有怨乎婢猶垂淚不巳答曰非有他也妾本宦家女妾父性暴居官時令一婢拭浴誤以指爪傷背捶之至死妾今乃獲此報不覺自傷耳言訖涕泗交頤妻還白之即嫁遣焉

杭州湯鎮一兇徒素不孝于母極凌詈之産一子三歲愛之甚至妻抱負偶跌損其頭遂謂姑曰夫歸必毆死不如溺水為幸姑曰無憂第言由我之誤我往避汝小姑家俟其怒息而還至晚夫歸見兒頭破徑捽妻欲殺之妻以姑為解次日持刀而

往于中途藏刀石下至妹家以温言誘母還至否
還忽然取刀欲殺母竟失刀所在但見巨蛇介道
方驚畏不覺雙足陷入地中須臾没至膝七竅流
血自誓其罪其母救抱無計可入走報其婦婦往
掘之隨掘隨陷啖以飲食三日乃死觀者日千餘
人莫不稱快
湖州人業蠶其事先蠶甚肅也弘治中有大族伍
氏以蠶致富一歲蠶多而桑薄飼之不能繼乃棄
蠶十餘筐瘞之土窖中使僕三人駕舡而遠市桑
不得而返途中忽一大鯉躍入舟中重可數斤三

人大喜計載歸而饋其主行至皂林有巡司焉邏者見其舟小而兩櫓邁往甚迅意其有奸也而捕之發倉而見人股焉三人不知所謂自相駭愕繫以詣省上之臬司三人訴辯得魚之故與變異之端甚悉臬司不之信也拷掠備至謂是何奸狀而殺人乎三人不勝鍛鍊遂自誣服詰其全屍所在三人曰埋於家之隙地可驗也臬司即令吏卒押至其家妄指一地發之盖即瘞蠶之所也蠶悉不見惟一人屍在焉身首俱完而少一股其家莫能自明乃併其主抵罪父之事方得白而家已蕩敗

矣

杭之酒家挙以燒鷰啗客有懸鷰于肆者毒蛇旋繞而囓之涉其腹中行者過而適見之私計曰以是啗客客其不中毒死乎乃紿酒家曰家適飯客欲市鷰也其直幾何酒家以直對探其囊中之金不足因與酒家之隣相稔也遂請貸而市之瘞諸隣人舍圮之圂掘地而得白金焉重可五十兩隣人見而爭之曰是某所瘞金也遂共訴於分巡巴僉事巴僉事訊得其情其隣人所稱瘞金事無左驗乃判曰一念之善天報之若響汝奈何欲逆天

遺乎杖酒家與其隣人而以金歸齊鬻者
慈谿有葉椽與王椽同謁選於吏部葉椽得山西
太原府倉官王椽以父憂訃不及選乃與偕歸葉
椽至衛河疾作而死葉故王椽妹婿也王乃與葉
之子謀曰若父死矣牒無所用之我僞為汝父者
持牒而赴任所得貲貨分而有之不愈於徒委諸
乎葉之子喜而聽焉遂同赴官所人莫識其僞也
比滿考得白金七百有奇乃中分之王椽私自喜
以為計得矣既而王椽服滿又謁選於吏部適得
前太原府倉遂不敢赴任棄其謀而歸鄉里知者

莫不異之

譬有一富翁治家刻棘規利無遺筭長短細大纖纖有機智多所妨害鄉里患苦之然莫能嬰也一日詰姻家見土蜂穴於楹柱之間穿孔簇簇主人憂之曰不已室其圮乎富翁曰此直易易耳時伺其入也而以劉土塞之出則覆之朞月而蜂盡矣始吾施之於家而效既而占於鄉黨無弗效者主人如其言朞月而蜂果盡然富翁未有子暮年乃舉一子其後閉而不穿求所以治之者或語之曰此以稃尾爆之於火㦸而通之治矣如其言通之

須臾而死遂絕不嗣好事者以為蹇蜂之報云
天順癸未一士人上京會試逆旅主人遺寶環於
盥器其僕探而匿之行數舍以告士人驚曰奈何
以我之故而使彼骨肉相傷乎亟返之其僕曰期
迫矣姑俟試畢而返焉無已我其獨往乎否則必
不及試矣夫離親戚裹資糧跋涉數千里而來何
為者耶士人不聽親往逆旅主人而歸之環且再
拜謝過已乃不及試矣適棘闈不戒灾於爵攸入
試者死且太半朝議乃補試而士人與在高選
江西泰和之民有父子操舟載賈客為活者一日

有客儎舟行經三曲灘夜而泊焉適岸上居民掀
戲客乃往觀舟人之子舉其橐知中有重貲也謀
於父欲竊之而竄其父力止之曰彼以誠託我而
負之不祥柰何不畏天禍乎不可已而客歸舟猶
聞爭鬬不絕也頗察其端輒懼而他徙其子益鬨
不休遂棄其舟以還其父乃獨力挽舟進步甚窘
又值風雨晦冥愈不能前乃就曠野之濵艤焉忽
岸潟而崩舟人驚愕窺其中隱隱若有物也發之
得白金數十兩翌日至家其子方告母以其故謂
其父之無知也且慫且怒父聞而謂之曰無庸吾

有以償汝矣遂出其金其父以此終身溫飽而既
沒之後子終不免於饑寒
歷城尹氏家貧無資賣糕以為活一日息於道陰
客有啗糕者會天大暑解鞍飲馬脫衣而休已乃
馳馬去之遺囊焉尹氏舉之弗勝知其白金也客
從而跡之瞋不見人乃以餅缶裝金坎土埋之植
椰為表客故山西大賈也行賈以萬計已乃稍稍
折閱收其餘僅五六百金圖返其家業已失之不
敢復見其父母妻子遂流丐於外越數年椰且拱
矣客復過故處尹氏亦仍賣糕不復省識也客乃

據地而慟尹氏曰何慟也客語之故益悲不自止尹氏訊其所遺之金數與其日數皆合謂客曰第無慟吾竊於栁下乎取之遂起抑而探之得金焉客乃復慟據地請曰奈何有是乎惟公所取之與我其餘矣尹氏不可曰中分之乎亦不可曰我誠貧也豈其不全掇之之爲快而寡取之而中分之乎客不能強乃稽顙申謝而去尹氏夜寐夢神語之曰汝之陰德厚矣貽汝以貴子焉彌月而生子旻稍長就塾師學慧爽超於群兒一日與群兒遨于城隍之廟戲書神背曰决配千里神乃夜見夢

於塾師曰救我救我曰何故曰若之徒讁我遠戍不得留行矣曰此兒孺子戲耳何足意乎神曰不然此天官所判故不敢違也塾師覺而恠之晨往視焉則兒所爲也呼而詰之曰兒孺子柰何以神戲乎亟往除之然心奇其事不甚讁也已而果舉進士爲吏部侍郎者九年爲天官者九年

蒲圻之人貧而傭役終身爲隸于藩司性獨不好撻人每決罰輙百計避之官司有所重讁以破膚流血爲斷則密以羊豕血塗杖以免誅責一日病臥死而復甦頗能言陰間事其卒也大顯靈異城

中人奔走祈禱之爲立廟祀焉嗚呼隷至賤役耳一念好生而遂死而爲神血食一方天道可不謂彰彰著乎彼儒而好訐草菅民命而殘豫不已也寧無媿於胥哉

芝園外集卷之九

說林九

假喻林

齊公仲氏生女而醜懼其無歸也曰譽以爲國色許以千金之裝人曰豈有父而譽其子者乎重以千金之裝此其女必醜卒不聘申屠氏生女而美懼王宮之入之也乃曰毀以爲惡或曰女實美也而隱之人曰豈有父而毀其子者乎卒亦不聘夫知子者莫若父愛子者亦莫若父而毀也譽也亦各以其私終於醜者不掩而美者見蔽況於疏遠

之人乎況於相傾忌之俗乎如以譽而用人以毀而棄人則隨夷無所售其清而蹠蹻得以市其奸矣

魯人有五子其一傴其一瘠其一瞽其一躄其一侏儒夫妻日相對涕泣曰窶甚矣而產此無用子者五人奈何爲活乎鬼谷子過而言曰盍使各業一藝乎魯人頓首請之曰何不使傴者鍛躄者織瞽者卜瘠者釣侏儒者削如其言授之各精其業家之衣食日以不匱時列國交爭日有四封之役老壯莫不徵發而五子獨以廢疾得免昔人有言

曰人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是有用未足相慶而無用未足為吊也

呉門有富人甲第連雲綺縠充棟車馬奴僕鍾鼓帷幄擬於王者其所善西隣之子滑稽俳僂常以術干富人以其才也而信之一日富人欲商于楚謂隣之子曰吾將遠遊敢以家為累凡居室器用貨財奴僕惟所主之矣因與之誓曰凡所不聽子者有如日乃使其家衆羅拜堂下各執其所典計簿以聽命富人登車而去隣之子雍容而入徧觀其宮室臺榭哂曰孰謂富人智舍宇之高卑廣

狹不中其程什物之大小厚薄不中其度夫旣以誠托我可無盡力乎乃早夜規度欲改而新之綱紀之僕有諫者輒褫其資而逐之盡集市井無賴與之圖事毀其舊棟易其基阯廣廈曲房督改作焉曰如此可以燕賓客如此可以列歌舞如此可以避寒燠如此可以蔽風雨少有不愜朝更夕改藻梲丹雘不憚毀廢乃盡發其囷藏不給則假貸繈錢以億萬隣之子躬執畚锸箕帚與傭夫雜作手足胼胝而工猶未就也比三年而富人歸循視堂寢盡失其故處而家亦懸罄矣乃訟之於官隣

之子斃於獄而富人亦憤恚而死石濆子曰以家委匪人者喪其家以國委匪人者喪其國甚哉人之不可不慎所圖也

王孫儵附於權倖之門佞口吐蜜烈燄薰天戈矛起於舌端風雲生於轉盼奇琛異寶無遠不致而人之趨之者如市一日私於所知曰吾以踈遠得備寵臣之左右順指氣使罔不如意子以為何如所知蹴然曰吾懼子之為虎倀而不為東海之鷗也海上之人有好鷗者日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至者日往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皆從汝遊取吾

玩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也是何也前者忘機而後者有機懼其或及也倀鬼則不然心腹腎腸皆以充虎之齒頰矣不是尤也而乃依以為厲人跡所在輒導而躡之幸其及也即褫其衣服而薦肥甘焉忘虎之為仇也今子以權倖之故敗名喪節垢惡祟於丘山可入而不可出七尺之軀亦已委於異類之腹中矣而方且効鬼蜮以肆螯為鷹犬以攫人陰謀釋憾則骨肉可殘獻諛迎歡則舐痔不憚人方悼子而子乃自以為得也亦何異於倀鬼之茫茫者哉

百粤之人畋於大麓得巨魅焉其大盈車縶而欲殺之魅人言曰吾與子非有仇也吾巖棲而子室處各不相侵也柰之何欲加害乎粤人曰吾儕之苦汝久矣風月之夕煙雨之晨或為狐鳴或為鵂嘯或為男形或為女貌或匿閨闥或穿堂奥或投沙於飲食或置溷於井竈燭不風而自滅衣無火而自燎兒童悸而喪魄丁壯惑而殞夭蓋刀弩不能驅而戈戟不能戕也幸而得之猶以為無罪乎巨魅曰子知物之魅而不知人之魅也玉以爲石薰以為蕕鹿以為馬鼠以為虎以祝鮀為鰌介以

以寒涙為忠誠親者能使之疎貴者能使之賤死者能使之生廢者能使之顯馳奸走偽頃刻萬狀此其為魅不已甚乎以今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乎如欲除山林之魅盍自國都之魅先之乎

玄符子曰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無功而有厚祿三危也昔王黼為相當宋之全盛寵倖冠於一時窮極富貴置大榻於寢室用金玉為屏綺翠為帳環以小榻十數擇麗人而居焉恣為淫樂日夜不已所知或規之曰此危道也不見夫所謂飛蛾者乎紛羽翩翩飛繞

燭上以物驅之既去復來如是者或五六或七八
終於焦首爛額必期於死又不見夫鷦鷯乎掠𦮼
葦以爲巢綴以絲麻房戶甚飭也懸於蒲葦之上
自以爲安矣一旦振以飄風枝折巢敗能無隕乎
今君之所托不異蒲葦也聲色之害不啻膏火也
而乃日崇而不已欲無及得乎不聽未幾而禍作
身首異處併滅其家
宋高宗聽秦檜之讒欲殺岳武穆有太學生上言
曰陛下亦知華州之牛乎華州村民田於荆山倦
剫枕犂而卧林有虎焉怒髭搖尾張勢作威屢奮

而欲噬之牛以身捍蔽左右以角抵虎甚力也虎不得食垂涎至地而去其人則熟寢未之知也虎行已遠牛乃伏其體其人覺而惡之意以為妖因而杖牛牛不能言而奔歸而殺之解其體而食其肉夫牛盡力於不見知之地死而不能以自明向使其人早覺則將德之不暇而忍殘之乎今夫匈奴之患甚於猛虎飛之功力於一牛嫌疑之跡過於伏體不悟之心深於熟寐苟陛下不加察焉則忠義之恨何所自白哉帝不聽飛遂及於害

或問於玄寘子曰昔有徙宅而忘其妻者人以為

忤亦有處世而忘其身者乎曰有之心腹手足是在我者也榮辱進退是在外者也人知外物之爲我也而不知我之爲我也故舍身而干名殉人而喪已此何異於吳之五百乎昔淮右有浮屠客吳每日狂酗于市見人則觸衆患苦之市卒以聞于牧牧録而械之爲符授五百使護而返之淮五百怨其遠行也縶朴窘辱無不備至浮屠不勝其楚中道出腰間金市斗酒夜醉五百而髠其首解黑衣衣之加械縶焉毀壁而逃明旦日出五百乃醒杳不見浮屠顧壁已毀曰嘻其遁矣既而視其衣

則黑偝其首則不髮又械且縶也號于逆旅曰狂髠故在我何往乎市人笑之於乎世之失我者豈獨吳五百哉沉湎於利欲之場而不知其髠首與縶械也欲免於市人之笑得乎

僧與道爭雄僧曰我能坐化道曰我能飛昇辯詰不已道謂僧曰子之坐化吾知之矣子不聞廣南之千佛寺乎其寺面海而枕山僧皆閉關趺坐足不踰閾每歲一長老當化化則舁入後山就岩際置龕焉衆僧鼓功果具鼓樂以送至則白雲彌空草木盡偃翌日乃散不復見僧一日與人過而見

之曰此妖也試於其期積薪四周而縱烈火焚之
取以弓矢妖當見矣衆僧不可強而後從之遂得
大蟒焉焦爛而死循而得其穴則髑髏纍纍也予
之坐化亦若此而已矣僧謂道曰子之飛昇吾亦
知之緱氏有仙鶴觀其道士皆精專法籙每年有
一道士得仙至其夜皆不扃户以俟上昇張竭忠
爲令令勇士覘之見一黑虎入觀啣一道士而去
至明並無得仙者竭忠大獵格殺數虎林中或金
簡玉籙或象簪冠帔髮骨甚多皆每年得仙道士
也斯之謂飛昇乎僧道乃相謂曰吾儕固自知之

不謂子之得聞之也請各自秘幸勿以聞于他人

鄙諺曰庖人不能治庖則醯醬必多工人不能善器則油飾必盛官司不能治民則號令必繁令繁則民瘠令簡則民肥此非以號令之能瘠人也以虛文而無實惠也故勸課之勤不若耕耨之時也賑貸之勤不若賦歛之薄也矜恤之勤不若刑罰之省也何以明之畫工之畫也除棟華榱高墉短垣丹青黝堊煥然麗矣然而欲求容膝之安則必宅堂構焉丹青黝堊可以觀而不可居也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土為羹以草木為胾肉然相

晚必歸饑者塵飯土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

或謂齊相國曰盲者可使之辨五色乎曰不能也瘖者可使之司應對乎曰不能也曰衆寐也而辨其為盲衆默也而辨其為瘖可乎曰不可試之以色然後無所逃其盲試之以言然後無所隱其瘖曰然則君之用人不如其所以論事者矣不使之論說治理是衆寐也不使之臨政宰物是衆默也乃徒據資格之先後受貨賂之結納而以百司庶府之職委之則何以辨其瘖與盲哉是故聽其言而求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

買馬者不論馬之才力而以色物毛澤為議則過都歷塊之足不至矣售玉者不論其廉直溫粹無瑕者而以大小徑廣為議則連城傳國之實不至矣論士者不以九德六行而以言貌為議則伊尹仲山甫不立於朝矣方小人之求進也竊廉潔之行襲忠信之名匿情市譽以幸其一售及其蒙寵倖而據要津也則志意遂移而故態盡見寧復有前日之修飾哉是故鳩傳隼翼其類則似也而其質則非也羔披豹皮其表則似也而其裏則非也稗之生於麥田也猶然麥矣穗之見也而後知其

非麦芟而去之不亦晚乎

東海之濱叢林密箐遠近彌望而虎兕蕃息其中道路為梗鄉人患之以告邑大夫請下令捕焉邑大夫曰虎兕之賊物也得非以爪牙之故乎然汝知虎兕之有爪牙也而不知凡物皆有爪牙也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牙害之鄉黨不輯愛憎無度則爭鬬之爪牙害之般樂飲酒昏旦不息則狂酗之爪牙害之妻妾無制暱艷嬖夭則淫蕩之爪牙害之好用私智伺察陰私則誹訕之爪牙害之張機設阱圍奪人貲則羅網之爪牙害之

嗜慾無度動靜不時則疾癘之爪牙害之虎兕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省其時則虎兕之害免矣修身教家約己恕人則身心之害免矣不自反也而惟虎兕之為尤不已繆乎

隴州之人有畜鸚鵡者教之語言甚狎也一日其主以事繫獄數日而釋歸乃仰屋而咨嗟不已鸚鵡謂曰郎君之怏怏也得非以拘縶之故乎夫數日之拘縶不可忍也而我以數年之拘縶猶不得釋獨可忍乎其主感其言乃縱之入隴山嗣後每有相識過其下者輒呼曰為我寄聲郎君無恙否

夫鸚鵡之畜也飲之食之而護其蟲鼠之患非不得所也而猶不勝樊籠之苦今夫職位者固士人之樊籠也既入也而不思所以出未入也而夤緣以求之何以獨異於鸚鵡哉

越之田種稻有惰農者過時不耕而又吝其種之貴也乃樹稗焉既而天久不雨稻皆槁死而稗則大穫惰農號于衆曰𤰞不爲我而樹稗乎越之人業農有游手而遨者父兄惡而逐之既而海上多寇其人應募爲兵得厚餉焉而官府之徵歛踵至農日以益困其人歸父兄不復敢言鄉之人聚而

諜曰種稻乎柳樹稗乎業農乎抑業兵乎長老應之曰人難違時時難咎業此非種稻與為農之失計也所遇則然也昔人有天晴而學為桔槔者桔槔成而天雨無所用之乃徙而為蓋蓋成而天晴無所用之此非蓋與桔槔之失計也所遇則然也古有言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不惟其遇之安也而數徙其業鮮不困矣

越有貧家之女無以為鏡也恒於瓦瓶止水而鏡焉既而竊窺鄰人之女以金鏡容飾甚麗也退而泣曰妾不如富女乎而常鏡於水也既而富女以

宗棄親族醜之而貧女爲隣人納幣以歸玄宗
子曰夫鏡者以正容也非能正其心也苟能正其
心雖鏡於瓦瓶何損焉不能正其心雖金玉爲鏡
適足誨其淫佚而已故公卿之子多有忝德富女
之謂也萌庶之子能立修名貧女之謂也極而言
之朱均親則天子之子而不能嗣其先舜禹匹夫
之賤而卒有四海然則前人之寵光果足恃哉
玄冥子之居在野溝中有斷木焉不知其幾何年
矣匠石過而不睨官司徵材者不及焉一日酒家
翁見而欲爨之玄冥子問其故翁曰吾以其無用

也既不能舒紅吐紫以媚春陽又無翹枝密葉可以巢鳳皇而棲猿鶴也樓撕不商𩋫輪不錄不可以雕犧象不可以斲琴瑟而徒展轉水中爲不刻之棄則是爨而已矣玄寘子曰子之言誤矣彼以爲舒英而巢鳳禍之招也猿楠𩋫輪斧斤之媒也犧象琴瑟刀鋸之亦懺也是以藏形晦跡老於岩穴之中而擁腫輪囷理不當於準繩幹不納乎規矩求以自全其生而已矣夫亦何惡於子乎翁曰是亦有害焉淫雨連旬棲浮苴而塞溝瀆者此斷也藏妖伏怪使童子畏而不敢近者此斷也昏夜

聄寘行人視之以爲虎駭而疾走者此斷也積腥集穢使烏鳶旋繞其上昏旦嘯呼而不止者此斷也有此數者柰何欲留之玄寘子曰兮之言益悞矣浮苴梗塞孰與耳目之壅蔽乎妖怪伏匿孰與僞言淫行之爲眩者乎疑虎駭人孰與爲真虎以攫噬鄉里者乎腥穢積集孰與奸回反覆以叢垢戾者乎子不思所以驅除之而惟溝斷之爲尤不已過乎翁乃愯然而悟曰天地一紅爐也萬物一毛髮也堯桀共燼孔蹠同埃而斷獨以不知無用延其天年吾何得與之周旋乎

用有所宜有所不宜物之情也智有所至有所不至人之性也劒戟不長於縫緝而可以剸牛馬刀剪不可以剸牛馬而長於縫緝小大之用殊也銅皆出於石鑄鼎則貴鑄錢鎛則賤絲俱生於蠶作繒則賤作錦則貴精粗之用殊也釜甑之於量也不能以容其所不受尋墨之於度也不能以及其所不至盈縮之用殊也人若嗜腐則熊掌不以為美人若逐臭則芝蘭不以為芳好惡之情殊也寸鮪沉濫於蹄涔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蝸宛轉於果核之內則謂天下無八極之大通塞

之性殊也故惟聖人能以一心觀萬心以一身宰天下

越人翦林而得胡孫縶之以歸其子甚稚也跳躍於庭鷄搏而殺之母號呼奮躑晝夜不絕一旦嚙草索而逸捕之莫得乃竊肉庖中置諸死溝潛身屋隙俟鷄之下攫也撲而擒之先抉其目盡磔其心腹腸胃陳之於前哀號以祭其子越人義而釋之夫胡孫獸之微者也而天性之愛若是今夫戴天履地鍾陰陽之和而爲萬物之秀屬毛離裏之愛夫孰不知之而往往恩愛移於嗜慾讒間起於

嬿疑怨作而刃加焉不亦大可哀哉又其甚者褒
姒寵而宜臼廢驪姬讒而申生死巫蠱之禍黄臺
之詞有人心者所不忍言也
宋人娶妻而姣鄰之子妬而欲間之乃以其衣肖
其夫衣以其履肖其夫履以其佩囊肖其佩囊又
日譽其妻之美其夫積猜於心一日使童子致饋
焉戒之曰伺其夫之在室也而佯言餉其妻其夫
出而詰之則亟走而反之不復回顧其夫果怒而
出其妻衛人有姑婦處室者而亡其肉姑疑其婦
之竊之也而逐之婦乃乞憐於鄰嫗鄰嫗造其家

束緼而請火焉曰適狗鬬得肉欲烹而食之姑乃亟反其婦夫夜覆之相肖易為也致饋之情僞易明也未幾而遽斥者以跡有可疑也隣嫗之愛不勝姑婦也束緼請火非還婦之術也未幾而遽反者以跡有可信也夫閨門之親而疑以其跡信以其跡何况疏遠之人乎

京師居貨者人從之貿輙嘗以價物中其給弄者十而五六其不然者高其價直倍屣什伯不相侔也貿者所與當其直則謂其人之知價也而售之若所與過其直則謂其人之不知也而誑之益堅

必過索而後已文離子曰人知贗物之足以惑人也而不知贗臣之足以惑人也大佞似忠大詐似信大貪似廉大垢似潔日執其詭辭曲說以嘗人主一不加察而聽焉則惟其所欲而與之矣是售贗之類也丁謂蔡京其人也主心既結權位既固乃僞為引退以要寵倖是過索之類也王安石其人也

宋神宗用王安石為相更革制度斥逐諫官或謂安石曰公知理天下與一身同乎亦知天下之治亂與一身之盛衰有攸屬乎一身之盛衰在元氣

而膚革不與焉天下之治亂在士氣而土地人民
不與焉故善養生者必調飲食以助之而咽喉者
所以受納飲食也飲食時則榮衛盛而膚革充盈
矣善治天下者必妨壅蔽以達之而言路者所以
開道壅蔽也壅蔽除則紀綱振而朝廷安強矣故
四肢病未為大害咽喉塞則身危矣雖有良醫膚
愈乎方隅阻未為大禍言路塞則國危矣雖有良
相膚愈乎今君親諛佞之徒屛忠直之士是自塞
其咽喉吾恐食之不下咽也能無餓而死乎
吳有富人之子好以香薰其衣每行於衢路則風

聞遠近謂蘭茝不過也及詰其名氏則與徒兒豎皆不聞焉玄谷子曰夫夫也知以香薰其衣而不知以道薰其身惜哉夫道之為香也無風而揚無足而至處岩穴而聞於廟廊處一鄉而聞於天下孰與以衿裾之芳馨取悅於市人者哉在昔虞舜在野而堯聞之伊尹耕莘而湯聞之傅說築岩而高宗聞之姜牙釣渭而周文聞之宣尼在魯而天下聞之由余在戎而秦聞之騣蔑在鄭而晉聞之季梁在隨而楚聞之延陵在吳而列國聞之汲黯在漢而淮南聞之孔明在南陽而昭烈聞之李[illegible]

在山林而明皇聞之寇準在邊而虜使聞之司馬光在朝而契丹主聞之此數聖賢者不惟聞於天下而且聞於後世是皆以道薰其身者也

芝園外集卷之十

說林十

操行林

漢靈帝之時賞罰無章賢否倒置而左右閹寺皆得行其毀譽而竊其政柄時有薦陳仲弓於朝者司徒王允從而徵焉固辭不赴或謂仲弓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仲弓對曰子不聞曾丹之故乎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乃以五十金賂其左右再見未語而食之曾丹出而不返舍也遂驅車而走御者曰君始善我也而去之何故曾丹曰

夫以人言喜我必以人言罪我矣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丹為趙來間耳中山君遽索而罪之今君之左右非特一公子也避之猶恐其及柰何欲褰裳而就之哉

或謂河汾子曰吾子明天人之紀修帝王之道自以為侔伊呂而薄管晏矣今三光不明四極不立烝庶皇皇弗克朝夕柰何不建只尺之勲而徒事於簡編之論述乎河汾子默而不應久之對曰夫人有所能亦有所不能此其罪不在我矣今夫千鈞之石置之峻坂之上一繩可以下九仞而頓之

於平陸則百人亦不能舉矣萬斛之舟遡於滄溟
之中片帆可以去千里而湧之於汙池則只尺亦
不能旋矣故烏號之弓不能無弦而射萬石之鐘
不能無梃而鳴勢使然也管仲可以霸齊而季友
不能以強魯傳說可以昌殷而孔子不能以興周
亦各有所遇耳何獨至於予而疑之
吳之南封有嫠婦處室者兢兢結束不窺門庭者
十餘年黨人稱之以為宋伯姬復出也不幸為盜
所刼不能忍於一死遂淫佚以終其身忘向者之
檢束矣夫嫠婦之淫可賤也亦可矜也假令生太

平之世無盜賊之虞終其初志其不為宋伯姬乎
而卒為含垢之鬼也惜哉今夫士人誦說周孔負
繩履矩猶然婆婦也而怵於上官之需求惑於倖
門之結納肆其濊獮以充苞苴其與淫佚以終其
身者何異哉肴乃甫通朝籍而垂涎貨賄㛹節不
立而饕餮焉甘是又處子而宣淫者也
善謀生者畜有以待無不善謀生者舍已而資人
自謀者常有餘而資人者常不足故君子暇豫則
思勤小人暇豫則思逸飽而聚粮為飢而食之也
春而育蚕為寒而帛之也少而樹樹為死而棺之

也晴而置蓋為雨而張之也不取燧也而乞火於隣不鑿井也而寄汲於市治田也而假人之畚鍤舂粮也而因人之杵臼可以應平居而不可以應倉卒可以給一時而不可以給終歲

君子遇君子則引類而升幸其相濟也小人遇小人則張牙而噬惡其軋己也故商君暴矣而公子虔殺之穰侯寵矣而范雎擯之李斯智矣而趙高戮之武安善魏其而卒誅魏其惠卿附安石而卒傾安石此非當前者智之不足也忿睢以逞而不知人之議其後也其在後者亦非有不釋之憾也

爭食則牿爭巢則搏而勢不相容也故蛇食百物而蝍蛆能涉其腹蝍蛆食蛇而蝸牛能臨其軀是皆以毒相勝者也

華都子謂玄真先生曰盖聞神霄須三耀以揚光后土待四瀆以導滯故華蟲藻火必資五色之章咸夏韶英必合衆音之奏今天下一統萬國咸賓天子懷側席之慕宰相効推轂之誠而子乃竄埶巖壑采擷松苓執匹夫之諒節而忘達人之遠圖不已過乎且鸞鳳不翔乎太清麒麟不步於靈囿又惡覩文章與瑞應哉先生曰胡然哉夫金不以

代犧尊燕石不以充圭璧器不相為用也藜藿不
以為鼎實毛厠不以緝華袞物各有宜也碩夫固
陋托跡丘園久矣野食於豐草之中逍遥於長林
之下木石之與居麋鹿之與友豈知有所謂旂常
鍾鼎者哉若使矯翼天衢希光紫闕是使魚目竊
價於隋珠而駑駘逐步於絶影也庸將及乎且子
獨不見河干之樹乎舟檣星其枝洪濤蕩其根而
童豎又折以為鞭箠此非與人有仇怨也蓋所居
者然也華霍之檟欒嵩岱之松柏下根通黃泉上
葉干青雲猿狖巢其巔而虎豹窟其廕千秋萬歲

不逢斧斤之患此非與人有親愛也所居亦然也
僕雖不敏安能舍靈龜而與雞鶩爭食棄陛幹而
與舜華比榮乎
石崇以珍珠三斛市綠珠教之歌舞趙王倫之亂
孫秀使人求綠珠崇怒不與秀因勸倫收崇崇謂
綠珠曰我今爲爾獲罪綠珠泣曰願効死于君前
遂墜樓而死崇棄東市未幾趙王倫敗官軍斬孫
秀於中書剖其心而食之倫慙以巾覆面曰孫秀
誤我也飲金屑而卒皆夷家族武周時喬知之富
寵婢曰窈娘美麗而善歌舞知之教以讀書屬文

深嘆平焉武承嗣以計奪之知之不勝戀慕作綠珠篇以敘怨贈承嗣之閽奴致之姬見詩悲泣投井而死承嗣得詩於衣中鞭殺閽奴諷尹羅織知之僇焉後武氏敗而承嗣亦赤其族玄符子曰甚哉女色之足以禍人也以姬侍之愛而掇喪身之禍季倫知之誠亦愚矣而秀與承嗣亦不得免焉豈非天道好還者哉然二女者皆賤婦也乃能感寵倖之恩而捐軀以自明其視享厚祿盜高位忘仁義之行而懷反覆之情朝秦暮楚如馮道徐鉉之為也亦獨何哉

婢之婢曰重臺幹之幹曰路床此天下之至賤也
世之仕者進不以正事無道之君徼非望之福辱
亦甚矣而乞墦登壟之徒又求出其門蠅營狐媚
以倖詭遇之獲是重臺與路床也其有不然者晉
得二人焉昔宋世林與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
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曰可以
交未世林曰松柏之志猶存竟以忤旨位不稱德
狄梁公為相有姨盧氏居午橋南別墅止一子未
嘗入都城公因休沐候之適見其子縱獵携雉兔
以歸公啓姨曰某今為相表弟有何欲願為盡力

嫉曰相自貴耳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也公慚
而退是皆不屑為重甚與路床者也
窶人有寢而夢得錢者輙屈指而籌之若干緡買
宅若干緡券田若干緡納小妻終夜展轉而不寐
其妻詰之而得其故泣曰窶甚矣方得錢也不以
生息而遽買小妻獨不念相與共糟糠耶喧鬨不
已鄰人聞而讓之曰子寧人乎吾閔汝之困朝夕
以相濟也得錢而不以酬宿負已又聞之閭胥閭
胥曰是積逋公稅而不償者也幸而得錢尚不即
輸官乎乃縶而詣縣請法之邑大夫審其為夢也

曰汝為儆民矣夫夢錢也而遽議逞其所欲如誠得錢也則將何以娛其心志哉乃杖而遣之玄眞子曰今之不為窶人者蓋寡矣方其伏草莽而困於百需也孰不願於富羡者久矣一旦脫跡編萌而階尺寸之柄遽擬王侯之尊貴而欲淫縱耳目之娛曾不計名位之久近與祿奉之多寡也亦何異於夢錢而妄籌者哉

崔烈有重名靈帝時入錢五百萬拜司徒烈名譽頓減乃問其子鈞曰外人議我以為何如對曰人盡嫌大人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服武弁而走

述愛其子坦之每朝退輙抱置膝間一日坦之以女許婚桓温歸而言于述述怒遽推之墮地曰奈何以骨肉媚權貴乎玄寘子曰崔烈之以貨得顯職也而下愧乃子王坦之以女結權貴也而上愧乃父夫以骨肉之親翺翔要津依憑城社指顧則瞬息生風變故則薰灌不及豈非人情之所大欲哉而不能忍其貪佞之恥何况踈遠之人乎又况天下後世之公議乎於乎今之爲烈與坦之者多矣其子若父亦有如鈞與述者否也

尉繚子以術干秦王秦王盡從其計與之亢禮衣

服食飲無不與繚同者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
鷙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
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
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遊乃亡去
李斯與之同時初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
潔近人犬數驚恐之及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
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
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學於荀卿既成辭而西
入秦爲王圖事卒用其計謀并天下斯爲丞相廢
封建銷兵刃焚詩書峻刑法治離宮以明得意而

斯益尊寵矣旣而聽趙髙邪謀廢適立庶而髙日

惡之誣以反畔屬髙治焉拘執束縛榜掠千餘不

勝痛自誣服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顧謂其

中子曰嗟乎吾欲與若復牽黄犬出上蔡東門逐

狡兎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夫斯之智

不下於尉繚也秦王之信斯亦不過於尉繚也一

去而一不去者一避禍而一甘其餌也方李由之

告歸咸陽也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庭

車騎以千數斯喟然而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

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而至此

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斯之言豈憒於利害者哉不以此時為全身遠害之計而日以韓非商鞅之術要結其君及夫纔間肆行請謁不得刀在其頸而思牽犬之樂不亦晚乎

汲黯言于漢武帝曰良弓難張然可以射𨻶入堅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合然可以佐主興邦為天下國家者不取亢潔自尊傲屣富貴之人而惟脂韋滑稽曲學阿世之為用臣恐佐主興邦之才不至也昔魯人有公儀潛者砥節勵行

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
因子思欲以為相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
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
子所以愈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謀用計從雖蔬
食水飲伋亦願在下風使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
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
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為
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也今天下之廣豈無
有如公儀潛者乎而未有至陛下之庭者則未有
以子思之言相告者也

或謂郭令公曰君侯之功信大矣高爵厚祿猶未足以償萬一然臣竊有請焉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淵可以為安乎盈斛之水注之三尺之盤使弱夫捧之而上九層之臺出入於飛雲翔鵠之間可以無危乎今君侯所處則不測之淵也而手之所持則盈斛之水也竊謂君侯之不得寧居也且甘井近竭直木近伐非水泉之不多而根幹之不固也以趨之者衆也善游者溺善劍者傷非技之不精也以有所恃而忘戒備也居寵而不畏將無及乎今大張

餽帆於大江騁駿馬於平陸天下之至快也自智者視之豈若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可以無憂患乎惟君侯圖之令公聽其言力辭兵柄以功名終

或問於支離子曰吾聞仕者行義達道尊主庇民立修姱之節建康濟之勲以永身後之名者也今之時何不然乎側陋方揚而遽為結托之計政符方授而遂肆漁獵之圖早夜孜孜聚貨而不務德𡈽跡既彰愆戾叢積重則納圜棘而服五刑輕則削籍而齒于編氓人方咨嗟歎息謂其不自愛君

此也而彼方挾金帛之富逞田宅之豐揚揚然自以為得也謂之何哉支離子曰子不聞衛人之教子乎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為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為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返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其教子非也而自幸其益富今士人之仕也皆衛人之所以教子者也子何怪哉

有學於鬼谷先生者問曰學之道何先曰事神為先其人乃日走祠廟求神而事之立如祭坐如尸潔齋敬禮無不至也先生曰子之為此誤矣吾所

謂神非冥冥之神也方寸之謂也今夫足履平地徑咫而廣半亙而進之無弗適也若置楨桷於平地乘而履之則臲卼而不安移而梁之澗壑越者必汗溢氣奪股慄毛寒又移而梁之不測之淵臨而擬之身足皆廢夫步武之地不過容足夷險何與焉而安危相判者足無改而神有變也貫蝨承蜩操舟運斤非有絕人之巧其神一也醉人不懼其神全也達人不礙其神圓也至人不憂其神安也神人不測其神運也子能守爾之宅凝爾之神則臨淵而渡壑不疑矣又何夷險之能變哉

東閭子與西里子生而同地長而同學仕而同朝東閭子負氣骯髒不諧於時掛冠而歸耕而西里子則秉樞執衡寵祿不衰一日告情於東閭子曰吾非樂為此也衆醉惡醒衆寐惡覺欲直也而撓之使枉欲清也而淆之使濁改錯而追合反表以為裏者比比皆是也而張吻鼓舌之徒又旁睨其短長以為傾覆之計欲以自靖不亦難乎東閭子曰胡然哉蛟鱷雖暴不能出水而噬蝨蟣雖銛不能去木而齧故智者不競物之所集不處人之所忌求以保其性靈而已無已則有一焉金之為物

也水之則沉穢之則湮埋之則晦鑿之則碎取而投之於火則晶光見焉百鍊而百粹何者其質全也子不能自全其質而從惡人之撓己也欲無胥溺得乎

東郭之閭有士人使辟傭掘土為垣坎深數尺得數甕焉封窒甚密也士人聞之意其有物也馳往赴焉戒其傭弗發而悉歸之家潛啓而視之則無所有也人則以為實有物也而隱之聞于遠邇一夕盜入其家士人宿于外舍發其卧内之篋得十金焉殊不滿意乃刼其主以去其家不知也惟直

宿之童子知之而號于其家舉火燭之則門垣扃閉如故也鳴鑼持梃繞舍而索之弗得舉家驚駭不知所為盜乃從舍後穴牆而出至於郊外詰士人得金之數與其藏金之所百方搒楚身無完膚終不可得士人困亟泣而告曰我誠貪而愛財獨不欲身享之乎今命且垂絕而猶秘不言是將以鬼享此金也我雖至愚必不為此賊乃信之而憾猶不釋乃以土窒其鼻口舍之而去士人且悸且痛蒲匐而及門微言曰救我救我家人以火燭之非復故時形容群傭竊笑曰主人之禍理宜有之

方其得甕也與衆發之有金也分我以其餘無則衆共知之又何患焉今欲以一人之身而私無故之獲鬼神猶將忌之能無及乎玄寘子曰陋哉士人之見也昔有見遺金而揮鋤不顧得坎金而實土掩之豈其不知所以自利哉誠亦有所不屑也今乃妄意甕中之藏以虛名而受實禍哀哉嗟乎世之不為士人者寡矣召辱媒灾何必羣盜為然也

齊有孤女待年於家久而未字貧無以為生也治絲繭工刺繡易粟以糊其口足不越於閾親隣不

得窺其面其隣婦謂之曰嘻子之苦勞亦甚矣夫有室有家生人之終事也戴天履地誰無伉儷者哉而子乃堅寡孤之節却委禽之請居處之不豫滫瀡之不資無當於中庸之道不已過乎人命不常恐一旦溘先朝露不將為無依之鬼哉女曰毋之所喻蓋恒情也妾豈懵於是哉顧今之世人好色而不好德悅媚而不悅貞王侯無窮寵之慕士庶惟燕婉之求燮眤是甘寧復恤其中之所存哉一旦失身匪人轉相棄背則與抱布貿絲者何以異乎我孤女也行則有多露之畏止則有投金之

辱吾惟展轉於環堵而已矣人事之不知又何以謀鬼事乎既而有勳戚亡其室徧求四方之才人以充內子之位媒氏以此女薦盛譽其才德之美勳戚曰彼能為韓娥之音乎曰不能能為陽阿之舞乎曰不能能為楚宮之細腰乎曰不能能為飛燕之輕舉乎曰不能然則子奚譽焉曰此其為人也惇孝敬之行謹禮義之閑坐不遷榻動不陜輸目不流視步不觸裾玉不足以比潤金不足以比堅淵瀞不足以比清蘋藻可以薦宗廟黼黻可以成文章斯天下之盛美也已勳戚曰吾所求者歌

舜之工容澤之麗而已若金玉淵澤之爲美吾何取焉卒不騁玄石乎曰天下之好惡一也女以貞而不守人以女之貞也而不見守彼亢節砥行之士往往見擯於闇濁之時也亦何惟哉

人與鬼遇人謂鬼曰吾之閱人多矣今視子之耳目口鼻異也毛髮異也巾幘衣服異也步履異也言咲異也望之若有即之若無變幻百端莫執其樞彼嘯呼以賊物潛形以逞祟者必子之爲也子其鬼乎鬼謂人曰吾亦有疑於子矣舉世昧昧而子獨察察舉世罔罔而子獨皝皝舉世混混而

乎獨踽踽舉世滔滔而乎獨硜硜或仰屋而吁嗟或臨樂而興喟乎謂衆狂衆謂乎惟見者心惑聞者不快交游不通於問訊談士按跡而嘲議乎其鬼乎二者辯論終不能決以訟於玄微乎玄微乎曰鬼也自知其為鬼吾不知其鬼也人也自知其為人吾不知其人也形與神異表與裏反吾又安知鬼之非人乎人之非鬼乎二乎又不能決乃以訟於無宰氏無宰氏曰人莫不惡鬼而不知以鬼惡鬼也人莫不肖人而不知以鬼肖人也以鬼惡鬼即人也非鬼而何以鬼肖人即鬼也非人而何

今天下之不爲鬼者少矣人也鬼也吾又安能辨之哉

荊門之津有倡市焉左右前後莫非倡也其有不爲倡者父母撻之儕輩誚之必倡而後已旣其爲倡也倚門獻咲賈艷輸妍絲竹惟患其不工容澤惟患其不麗遂忘其爲倡矣此非其性于倡也習使然也狐父之丘有盜區焉左右前後莫非盜也其有不爲盜者父母撻之儕輩誚之必盜而後已旣其爲盜也升屋踰垣彎弓厲刃殺人惟恐不速攫金惟恐不勝遂忘其爲盜矣此非性於盜也習

使然也玄真子曰人知倡與盜之成於習也而不知士人之亦有習也世之治也拔茅而進結綬而升無弗正也無弗忠也無弗廉也無弗信也一有不然者逐而去之矣雖欲為不善得乎世之亂也以黨相援以賄交市莫非邪也莫非佞也莫非貪也莫非詐也一有不然者逐而去之矣欲不為不善得乎故蓬生麻中不扶而直非蓬之本直也所夾輔則然也白沙在泥不涅自緇非沙之本黑也所漸則然也

山致其高而雲雨興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

子致其道而功名顯焉誦說堯舜致謹一介伊尹之所以致其道也仰思繼日夜坐待旦周公之所以致其道也下帷發憤足不窺園董仲舒之所以致其道也傭身都養講業授經兒寬之所以致其道也髙卧南陽不求聞達諸葛孔明之所以致其道也是以功顯天下而流譽丹青豈一朝夕之故哉今刀未習操也而臨俎以割藥未識方也而見病則療以美錦而學製衣以良玉而學治器鮮不敗矣又何功名之有哉

玄符子曰甚哉世之衰也家有市而國都不與焉

莫親於父子而以失業相怨莫懿於兄弟而以氣勢交陵莫昵於妻妾而以豐約為悲懽莫狎於奴僕而以盛衰為向背又何駔儈之足云乎故遨不治田嘗見誚讓矣身為天子而與仲比力乃翁親執掃除之役此父子之市也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及為齊相遍召昆弟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今吾相齊迎我或千里乃與之絕毋復入門此兄弟之市也賣薪自給恥而乞去出守會稽而夫妻伏謁道左隨以詣郡此妻妾之市也從游至燕嘸不得意欲去易水之上者數矣既

其貴顯賜金不及而自言此奴僕之市也於乎世之不爲此輩者少矣一家尚然又況責之交游之末乎彼魏其之引繩批根翟公之書門洩憤亦淺之乎爲見者也